

## 《玉树生死书》:一个特殊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郭晓芸

近日,我省作家古岳的新书《玉树生死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岳先生为玉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写就了一部用悲歌与颂词写成的生命史诗。近日,古岳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古岳先生您好!描述玉树地震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角度可能会有很多,在阅读《玉树生死书》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您立意选择了“人”作为叙述角度,这样的选择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古岳:**阅读。主要是出于阅读方面的考虑。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叙事的方便。因为,只有写人,才可以写出故事。只有写出故事,这样一本书才能读得下去。接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怎样才能让这些故事感人。我想,在某些方面我可能做到了。

**记者:**既为记者又是作家,您在书中留下了自己对玉树地震的观察和思考。您是怎样理解玉树地震以及在这场灾难中人的表现和作为的?

**古岳:**地震无疑是一场灾难,而灾难过后,它就成为一个记忆。那么,什么是灾难呢?地震废墟、倒塌的房屋,还是死难的同胞?这些都是,但又不仅是这些,还有灾难的记忆,那是心灵苦难的记忆。当然,还有爱,灾难中的大爱。因为有这种爱,所以,我们才没有丧失信念。

有关地震,我在本书中所观察和思考的就是灾难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人是关键性的因素,无论是在抗震救灾阶段还是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人。这不是指某一个单独的人,不是指个体,而是指整个人群,整个民族,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这里面的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讲中国故事,我所写到的那些人,每一位都是中国故事的主人公。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玉树,你可以说,他就是发生在玉树的中国的故事。

**记者:**您想通过笔下的有关“人”的故事,向读者传递些什么?

**古岳:**传递爱心和人性的光辉,传递对英雄精神的礼赞,传递民众身上那种浓郁的家国情怀以及无私无畏的勇气和信念。也许还有对民族大义的颂扬。这是一种大爱。我在书中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在一场大灾难中真正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这种大爱。大爱无形,大爱无疆。这是一个写作者真正值得去铭刻的民族记忆。一般来说,人性有多个侧面,但是在一场灾难中,人性中最柔软和温暖的那一部分被猛然激发,顿时焕发出悲悯和仁爱的光芒,因而呈现出光辉动人的一面。正是这种温暖情怀,给了我们无限的感动。

**记者:**不难看出,《玉树生死书》的书名很有深意,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悲情甚至悲壮的书名?

**古岳:**我之所以选择生与死的较量作为本书的主题来完成表达,是出于对生命尊严的虔诚礼赞,也出于对生与死的无限敬畏。三年多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在玉树那片高地上时刻面临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在采访和写作中,他们曾经面临的考验不断拷问着我的灵魂。一次写作能面对如此考量,无疑是在经受一次神圣的洗礼,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无上荣光。

生与死并没有距离。它们一直在一起,从未分开过。我们所谓的生或者死,只是一个侧面,一切皆因我们所处的位置和观察事物的角度而起变化。我们从生认知死的意义,也从死认识生的艰难,进而懂得该如何珍惜生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当满怀慈悲,如果他选择了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心血来潮地偶尔为之,那么,终有一天他必须面对的一个命题就是探寻生与死的奥秘,就像有一天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死一样。

**记者:**此书的采写历时三年,您还记得三年来采访过多少玉树人?采写的过程中,这些人物和故事又曾给您带来过怎样的触动?

**古岳:**真正的采访没有那么长时间,采访是断断续续的,只有2013年这一年我在玉树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这一年,我在玉树的时间超过4个月。震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在玉树面对面采访过的



人至少在300人以上,加上别人讲给我听的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故事,记在我采访本上的人物故事估计至少涉及到500人以上——也许还要多一些。采访笔记超过30万字。采访中,所查阅的文件和材料更是不计其数。而我在本书中所写到的不过百余人,提到名字的估计也不超过300人。

除了行走的时间,那些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坐在那里听人说话。有一天,我坐着听人说话的时间超过了18个小时,其中有八个多小时——从晚上8点至次日凌晨4点半,我连屁股也没挪一下。而写作,就在紧张采访的间隙进行。这是第一个问题,而前一个问题,其实在前面的谈话中已经谈到了。

### 阅读

## 青海历史的基本骨架

——评《青海世居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戴发旺

若要问青海历史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回答无疑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说最基本的特征是民族性,或许没有几人会质疑。的确,青海历史早从史前文明直至今日,都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无论是带有鲜明羌风致的卡约文化,还是秦汉时期青藏高原上繁盛强大的羌族部落;无论是立国三百余年的鲜卑吐谷浑政权,还是吐蕃遗族建立的唃廝罗政权;无论是历史的天空中烟消云散的古代民族,还是后期的新兴民族,他们共同在浩大的青海历史舞台上上演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历史活剧,绘就了斑斓夺目的文化画卷。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各民族才是青海历史的真正主人,是青海历史的魂魄所在。而主导了青海古代史后半期上千年历史的藏族(吐蕃)、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五大世居少数民族,则是最具代表性,也对今天社会态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主人翁。由青海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青海

一、五部简史共同构建了青海政治史的基本框架。纵观青海历史,政治形态的演变变革无不反映出各少数民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早在汉代中央政府对青海的行政建制护羌校尉以及郡县体制在青海的确立,即是羌族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互动的结果。乃至吐谷浑政权、南凉政权、唃廝罗政权在青海的相继统治,都是鲜卑、吐蕃各少数民族历史活动的结果。这一基本历史特征一直延续到了五大世居少数民族的出现,并相伴始终。如中央政府对青海的统治从元明两朝的羁縻为主到清雍正王朝青海办事大臣的建立,更是藏族、蒙古族在青藏高原上长期扮演历史主角的结果,甚至西北边疆的最终定型和巩固,仍是这些兄弟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结果。可以说,青海历史的演变历程中,处处留下了各民族的深深痕迹。正是他们掀起了青海历史的浩荡长风。



世居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即《青海藏族简史》《青海蒙古族简史》《青海回族简史》《撒拉族简史》《土族简史》,是对这一特征的认真梳理。

这五大世居少数民族简史,分而观之,以学术专著的特质分述了各民族的基本历史内涵,如民族起源、各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社会状况、经济生产、文化特征等。而且,吸纳了相关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呈现了作者个人在各自领域内的学术创见。所以,丛书虽以简史面貌问世,但其个人学术专著的品质是最为鲜明的特征,这也是丛书与以往斑驳杂凑的集体创作的同类型作品最为不同的地方。

合而观之,五大世居少数民族的历史构成了后期青海古代史的基本骨架,换言之,五部简史构成了一幅简明扼要的青海历史。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二、五部简史共同构建了生动的民族关系史。既然青海大地自古就是各民族上演历史活剧的浩大舞台,他们互相交织而成的民族关系图景便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尽管在这一关系的构成中,各民族间为谋求自身的发展不乏政治军事为主的竞争和角逐,但就在这一过程中,却最终形成了彼此水乳交融、共生共存的生动局面。这也便成了青海民族关系史的主线。

三、五部简史共同构建了一部丰富的民族文化史。民族发展的终极结果,便是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当历史的烟云消散净净的时候,是文化成了最能代表和表述一个民族特质的最好手段。青海五大世居少数民族无不形成了各自特色独具、内容宏富的民族文化,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 手

胡安·赫尔曼

你不要把手放在水中  
它会像鱼一样游走  
你不要把水放进手中  
这会引来大海  
还有岸

就让你的手顺其自然  
在自己的空气中  
在手中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姚风译)

姚风

## 手接通的世界

2014年1月14日,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在墨西哥因病去世,享年83岁。以前读过他几首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并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他逝世的消息见诸各大报章,他被说成是当代拉美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他的原文作品来读,仅仅读了几首,一个优秀诗人的形象便向我走来。我选了几个他的短诗来翻译,其中就有这首《手》。

赫尔曼早期的诗歌多介入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充满斗争的激情,晚年则更注重磨砺诗艺,题材多从日常生活细微之处出发,见微知著,折射出他对爱情、死亡、时间等永恒的文学主题的察识与体悟。这首《手》即是一例,诗人用浅显但极具想象力的语言和意象把司空见惯的手写得很灵动,让诗有了开阔的空间感和奇幻的张力。手还是手,但也不再是手,诗人通过手写出了更深远的意旨,我把这意旨理解为“限制与可能”。手,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从此,整个世界都变得“举手可采”;尽管手在大脑的指挥下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但它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与周界,最好不要把手放进“水里”,也不要把手放进手里,也就是说不要逾越,因为破坏了限制,越过了界线,就会适得其反,手就失去了“手”,还会引来“大海”和“岸”,而“岸”在诗人的隐喻中,无疑意味着结束。虽然“大海”和“岸”并非新奇的意

象,但诗人把它们和“手”嫁接在一起,就制造出一种不合理的惊奇,而一首好诗必是在不合理中呈现合理性。第二节是诗人的告诫:顺其自然才是手之正道,手在手中才会天长地久,才会消弭开始与结束。手如此,而人依然,而诗人根本就是借手喻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孔子那句老话:“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手是诗歌中一个常见的意象,许多诗人都写过,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把手看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符号/天使由此诞生”;在曼努埃尔·阿雷格雷的笔下,“手生长在果实里和词语里/手是歌唱也是武器”;西川调侃地说“我的手迎着风,试探风和我自己/却接住一只盲目的鞭炮/在我渴欲的手中爆炸”;若泽·费雷拉则希望“把你的手给我/让我的孤独延长你的孤独/为了让两双手在此握在一起/在星辰之夜/遥望魂灵在月亮上舞蹈”……而赫尔曼这首短诗也写得开阔、空灵,意味隽永,显现出诗人超凡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诗歌技艺。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说:“在诗歌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赫尔曼正是这样,他把世间万物都看作是“不寻常的”,才可以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体悟深刻与惊奇,因此一双手也就接通了更辽远的世界。

投稿邮箱:西宁市长江路5号西海都市报《昆仑》收

邮编:810000

邮箱:471178605@qq.com

三个月内未见报者,请自行处理稿件,同一时间请勿一稿多投。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自留底稿。本版图片作者请与本报联系,即付稿酬。

### 征稿